

孫康映雪



溫瑞安四大名捕系列(之一)

四大名捕會京師

(台灣)溫瑞安著





温瑞安四大名捕系列(之一)

四大名捕会京师 上

(台湾)温瑞安著

花城版温瑞安超新派

武侠小说系列总序

根据港、台、马“自成一派合作社”、“敦煌出版社”和“朋友工作室”的叶浩、何家和、吴明龙、陈丽池诸人的收集统计，迨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为止，有我同意出版的正版书共(588)五百八十八册，以我名字或近似名字(包括温瑞安、温凉玉、温瑞安、温瑞汝、温瑞安、舒侠舞、汤瑞安、温瑞女等)出版的盗/翻版书，共一百一十七(117)册，另伪/假书七十一(71)册，合共七百七拾陆(776)册，若以每册十万字计(有的多于，有的则少于)，则是有七千七百六十万字。若每册只印二万本(有的多于，有的少于)计，则共印有一千五百五十二万册，若每册有四位读者看过(尤其武侠作品，在港台等地租借传闻远多于个人购阅)，则大约有六千二百零八万人(次)读过(不管真假版、正伪作)，大约是香港人口(进入一九九四年，香港人口晋入六百万)的十·三四七倍。

这统计有三个特点：一是仅就手上已搜集得到的版本计算，否则不论正伪著作，就算提供者一再强调确有其书，都不计算在内。一是本统计只以版本计算，即系：(A)依据每一次加印

新版（而不是按前版再印，三印、四印等，从封面至内容都全无增删修订者）作算。（B）这不代表作者本人写了多少本书，而是以出版了若干本书作算。我本人确有不少书写定了还未付梓的（例如散文集、短篇小说、剧本、诗、评论集、新评术数专栏等等），也有不少书是一再推出的（例如《四大名捕会京师》、《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谈亭会》等，迄今至少已在各国各地——从内蒙古到马来西亚雪兰莪——推出了逾18种不同版本）。（C）本统计乃概括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加之各国各地之版本。

尤其是中国大陆，更是各种版本混淆杂乱，其中大都为翻版、盗印乃至伪作、假书，令人防不胜防，令读者无所适从，令购买者在经济和时间上都蒙受损失。这种情形，各地都有，尤以中国大陆中南部为甚。故而，有些读友问起本人所“著”某书时，作者也只好苦笑：“未尝拜读”云云，实在是情以何堪。

故而，我将相当数量作品的著作版权，慎重交予中国花城出版社，由他们精心策划推出，我相信这在中国大陆享有盛誉、极为知名、制作认真的出版社，能善待我这些“视同天女”的作品，尤其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出版与发行上，能在这“天下大乱”式的书市上为读者树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好榜样。

我谢谢他们。

还有我那些一直锲而不舍的读友们。

温瑞安 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目 录

第一部 凶手

- 第一章 从惨叫开始..... 3
第二章 自怀疑寻索 32
第三章 以死亡结束 52

第二部 血手

- 第四章 一入幽冥 65
第五章 关东奔雷 74
第六章 破不破得了阵? 121
第七章 杀不杀得了朋友? 147

第三部 毒手

- 第八章 血牢逃龙..... 173
第九章 分金拜佛..... 199
第十章 苦斗狼人..... 215
第十一章 二释英杰..... 231
第十二章 三阵决胜..... 248
第十三章 十一剑战..... 265

第十四章 伏道奇袭·····	291
第十五章 虎落雪原·····	317

第四部 玉手

楔子 烛影椎风·····	345
第十六章 战魔神·····	356
第十七章 杀魔仙·····	373
第十八章 斗魔头·····	388
第十九章 双魔决·····	401
第二十章 杀魔姑·····	430

第五部 会京师

第二十一章 名捕反被捕·····	463
第二十二章 受制求反制·····	489
第二十三章 设伏遇埋伏·····	515
第二十四章 欠情先还情·····	541
第二十五章 名捕变血人·····	567

后记 逐一点亮 七色的灯华·····	594
--------------------	-----

第一部

凶手

第一章 从惨叫开始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嘶，自东厢楼阁之上传来！

而在这偌大的厅堂里，本来正是兴高采烈，喝酒猜拳之际，都给这一声惨嘶，唬得呆住了。

看这厅堂中的人，多为武林人士装扮，个个虎背熊腰，双目炯炯有神，佩剑悬刀，看他们的气度举止，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绝非泛泛之辈。

这厅堂的中央，有一大“寿”字，四处布置辉煌灿烂，堂皇亮丽，显然是大富之家；而厅中的数百名武林人士，莫不是一方之主，从这点可以看出，这富贵之家显然也是武林泰斗。

最难得一见的是，大厅首席旁的四张太师龙雕檀木座椅，这四张座椅上，坐着四个年近花甲的老人。

为首的一个，银眉白须，容貌十分清癯，身形颇长，常露慈蔼之色，背插长剑，这个人不是谁，正是当今沧州府，声望最高，武功也登峰造极的武林名宿，“第一条龙”凌玉象，据说他的“长空十字剑”剑法，天下无人能接，可惜年事已高，乃归隐江湖，封剑多年了。

第二个是一个白发斑斑，但脸色泛红的老者，腰间一柄薄而利的缅甸刀，终日不离身，左右太阳穴高高鼓起，显然内功已

入化境。这是“第二条龙”慕容水云，手中缅甸刀的“七旋斩”法，挫敌无数，为人刚正不阿，黑道中人听到“慕容水云”的名字，真的是闻名丧胆，走避不迭。

第三个是一个装扮似道非道的老者，黑发长髯，态度冷傲，手中一把拂尘。这人姓沈，名错骨，排“第四条龙”，武功奇高，手中的拂尘，乃奇门兵器，名“错骨拂”，但性格奇僻，冷酷无情，不过为人还算正义，只是手段太辣而已，若说黑道中人见慕容水云走避不迭，见这个沈错骨，只怕是连一步都不敢动了。

第四个是一名鹑衣百结、满脸黑须的老人，眼睛瞪得像铜钱一般大，粗眉大目，虽然比较矮，但十分粗壮，就像铁罩一般，一双粗手，也比常人粗大一二倍。这人身上并无兵器，但一身硬功，“铁布衫”横练，再加上“十三太保”与“童子功”，据说已有十一成的火候，不但刀剑不入，就算一座山塌下来，也未必把他压得住！这人性格在“五条龙”中最为刚烈，正是“第五条龙”——龟敬渊。

所谓“武林五条龙”，昔日都是赫赫有名的武林豪杰，可惜岁月不饶人，他们年纪渐渐大了，不过也愈发受武林人士所敬重，“武林五条龙”这个牌匾，一直就未曾拆过下来，或换在什么人的名下。

所谓“武林五条龙”，便是：“第一条龙”擅长“长空十字剑”剑法的凌玉象；“第二条龙”，擅长“七旋斩”刀法的慕容水云；“第三条龙”擅长“三十六手蜈蚣鞭”的金盛煌；“第四条龙”，擅长“错骨拂”的沈错骨；“第五条龙”，就是擅长“铁甲功”的龟敬渊，这五人在沧州府的武林，可说犹如日之中天，德望之高，鲜有人能出于其右的。

今日，正是“武林五条龙”中“第三条龙”的金盛煌的五十寿。

这厅堂上的武林豪杰，自然是自江湖各地赶来，以庆这富甲一方，武功盖世的“三十六手蜈蚣鞭”金盛煌的五十大寿。

而那一声惨呼，自楼上传来，并非别人，正是寿星公金盛煌的声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声惨嚎突然响起，又突然地静止了。

在座的群豪，有些仓皇起身，有些拔刀动枪。

有些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人声沸腾，十分惶乱。

忽然一宏厚而温文的苍老语音，压住了全大厅的吵杂之声，这声音缓慢而有力，使得大家都静了下来，听他说话：“各位，适才那一声惨叫确是金三弟的，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却要请各位合作，尽量镇静，这样我们才能听清楚和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发现有人离场或潜逃，还请诸位把人擒下。多谢！”

各人随声望去，只见凌玉象仍安然坐在太师椅上，扬声说话，而他身边的慕容水云、沈错骨、龟敬渊等，不知何时，皆已不见。

众人甚至不知这三人是何时走出大厅的。

凌玉象含笑道：“各位，慕容二弟、沈四弟、龟五弟已去查看何事了，以金三弟的功力，再加二弟、四弟和五弟等，就算天大的事，也该罩得住。”

厅中诸人纷纷坐了下来，有人笑道：“‘武林五条龙’动了四条龙，天下哪有平复不了的事！”

又有人笑道：“就在那一声惨叫响起之际，我已看见慕容二侠、龟五侠等人一掠而出，好快的身法呀，我连看都看不清楚。”

更有人笑道：“你当然是看不见了，人家是前辈风范，应变得多快多从容，我们呀，可登不上大雅之堂啰。”

大家说笑纷纷的，凌玉象也笑着，但他却蹙着眉：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三十六手蜈蚣鞭”金盛煌，是不可能随便乱叫的！

更何况那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去的三位兄弟，也一定已赶来报告，以安大伙儿惊疑之心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偏偏就赶在金盛煌的五十大寿宴上？

忽然大厅人影一闪，沈错骨黑衣如风，脸色就像黑衣一般的硬绷绷，凌玉象一皱眉，沈错骨双手一摊，竟都是鲜血。

厅中有人惊叫了一声。

沈错骨俯前对凌玉象道：“大哥，你去一趟。”

凌玉象道：“好。”好字未了，他的人已像一朵云一般，飘出了厅外，身法从容而迅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厅中又恢复了交头接耳，只听沈错骨铁青着脸，一字一句地说道：“在事情还未清楚之前，请诸位勿擅自离席，违者死！”

这几句话，沉重而有力，杀气像刀风，一时之间，大厅都静了下来，连一只蚊子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凌玉象飘出大厅时，心中也不断地想着：但他一步出大厅之后，身法急展，如风驰电掣，黄衣飘飘，已转过“紫云阁”，折出“湘心亭”，掠过“竹叶廊”，直扑东厢高楼。

凌玉象甫一进楼，只见几个金家仆人，神色张皇，眼圈发红，木然而立，几个金家的亲戚姨妈们，正匆匆走上楼去，看个究竟，其中一名仆人一见凌玉象便哭道：“大爷……”竟泣不

成声。

凌玉象沉声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慕容水云忽然自楼上探出头来，叫道：“大哥，你快上来。”

凌玉象身子平空直升而起，已自窗外穿入；凌玉象甫一入内，已被房里的景象所震住了！

这是“第三条龙”金盛煌的房间。

这房间里本来因祝寿已布置成通红一遍，而今更是红得可怖。

血红。

红色的鲜血，遍布房子的每一角落。

金盛煌就倒在血泊中。

他的身上还穿着锦袍，半个身子，倚在床上，背向大门，临死的时候，手还捂着心胸，血，就在那儿流出，染红了整张床。

致命伤就在胸膛上。

血渍由敞开的大门开始，一直洒落到床上，显然出事的地方就在大门口，而金盛煌负伤一直挣扎到床边，他的一只手，还伸到了枕下，掏出了半截黑鞭。

他仗以成名之“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或因五十大寿之喜，并未带在身上！

凌玉象什么阵仗未见过，但金盛煌是他自己的结拜兄弟，相交数十年，他不禁激动得全身发抖，终于落泪。

金夫人以及金家的子弟，皆哭倒在房中。

凌玉象强忍悲楚，扶持金夫人，忍泪道：“三嫂子，你要节哀，三弟的事，我们四个兄弟，一定会为他报仇的……”

金夫人竟哭得昏倒过去了，凌玉象急以本身真气，逼入金夫人各脉要穴，金夫人悠悠转醒，嚎啕大哭道：“大伯啊大伯，盛煌死了，今后叫我怎么活，你说叫我怎么活……”

“第五条龙”龟敬渊本来已紧握铁拳，听到这里，脸肌绷紧，全身骨骼，竟“格格”作响，怒吼道：“王八羔子，敢杀我三哥，我龟老五跟他拼了！”说着冲了出去。

慕容水云身形一闪，已拦住了他，问道：“五弟，你要跟谁拼？”

龟敬渊一呆，随即大吼道：“我管是谁，总之找今日的来客，一个一个的揍，不怕他不认！”

慕容水云怔了怔道：“五弟，这使不得——”

龟敬渊怒吼道：“你别阻我，否则连你也揍。”

凌玉象沉声叱喝道：“五弟，不得鲁莽。”

龟敬渊对这“第一条龙”凌玉象，倒是心存敬服，很是听话，当下不敢再闹，但悲从中来，竟蹲下大哭起来，边道：“三哥啊三哥，是谁害你，快告诉老五知道，俺把他千刀万剐，替你报仇！”

凌玉象皱眉叹道：“三嫂子，这件事，我看还是要报官料理，比较妥善。”

金夫人缓缓抬起脸来，满脸的泪，竟已哭出血来，忽然似想起什么似的，道：“好，盛煌的两位知交，都是天下名捕，冷血与柳激烟，都在座上，何不请他们来相助？”

凌玉象大喜道：“有他们两人在，三弟案情，必能早日寻出真凶！”

谁是柳激烟？

柳激烟不是谁，柳激烟是五湖九州、黑白两道、十二大派都尊称为“捕神”的六扇门第一把好手。

“捕神”的意思，不仅指他如捕快中的神，而且也指就算是鬼神作案，他也一样能追缉真凶归案。

柳激烟不但才智高，武功也高，而且还相当年轻，不过三十余岁，他用的武器，只是一柄小烟杆。

据说从没有人能在他烟杆下，走得过二十招。

“捕神”柳激烟不但智勇双绝，九流三教、三山五岳的人，无不有他的眼线；尤其在衙里的捕快们，都视他为青天大老爷，听命于他。

柳激烟与“武林五条龙”相交已近七年。

而今金盛煌被杀，柳激烟在情在理，必会全力出手的。

至于冷血，冷血又是什么人呢？

冷血只有二十岁，是六扇门里极年轻的一个人。

可是他却是“天下四大名捕”里的一个。

“天下四大名捕”，系指：无情、铁手、追命、冷血四人，连“捕神”柳激烟，居然都榜上无名。

这“天下四大名捕”，都是武林中的数一数二的好手，各人有各人过人之能，冷血便是其中之一。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便已屡建奇功，他要追缉的要犯，从来未失败过的。十八岁时，他为了要擒住一武功极高的混世魔王，他躲进那魔王的魔窖里，十一天不言不动，不食不饮，抓住一个仅有的机会，趁那魔王不防之际，给予致命的一击！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居然能擒住那魔王，一时使武林为之轰动。

十九岁时他单人匹马，闯入森林，追杀十三名巨盗，终于把对手一一杀死，甚至高过他武功一倍的首脑，也死在他剑下。当他拖着满身伤痕的身子，回到县城，众人都以为他活不长了，可是没到两个月，他便可以策马出动，追缉恶徒了。

冷血善剑法，性坚忍，他的剑法是没有名堂的，他刺出一剑是一剑，快、准而狠，但都是没招式名称的。

他觉得招式只是形式，能杀人的剑术才是好剑法。

所以，冷血的年纪虽轻，但在六扇门的辈份，却是相当之高。

不过，也因为他年轻而刚烈，许多捕快差役，都不甚服他，他们宁愿膺服柳激烟。所以柳激烟的声望，远比他还大。

冷血与金盛煌，相识仅一年，但他与凌玉象，曾经在一次追缉沧州大盗中合作过，已有三年的交情。

金盛煌这件事情发生，冷血也决不会坐视不理的。

冷血是站着的。

只要他还可以站的时候，他决不会坐着。

因为坐着会使他精神松弛，万一遇敌，他的反应就不够快。

柳激烟是坐着的。

只要他可以坐着的时候，他决不会站着。

因为站着会使他精神疲累，一旦遇敌，他就不能反应敏捷；只有从最充足的休息中，体能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

可是他们都看向同一方向。

他们都在金盛煌的房中，望着金盛煌倒在血泊中的身子。

柳激烟缓缓地道：“凌兄，您上来的时候，这里的情形，可就是这样了？”

凌玉象沉声道：“老夫曾吩咐下去，任何人不得移动物品，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席。”

柳激烟睿智的垂下头，再问道：“凌兄，您上楼来的时候，可曾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凌玉象道：“三弟惨叫声甫发，二弟、四弟、五弟已相继掩至，老夫留在大厅，安顿客人。”

慕容水云道：“我一扑上楼来，便见大门敞开，心知不妙，便与四弟、五弟冲了过去，只看见……三弟，就伏在那床边，嘶

声叫……”

柳激烟动容道：“叫了什么？你听清楚了没有？”

慕容水云凄然道：“三哥叫的好像是‘你，楼……’便气绝身亡了……我痛极欲绝，还是四弟比较冷静，他说他会去叫大哥上来……后来，三嫂子等，也闻声上来了……”

柳激烟吁了一口气，叹道：“可惜金三侠无法讲出他的话来。”

冷血忽然道：“有。”

柳激烟道：“哦？”

冷血冷冷地道：“这儿有人姓楼的没有？”

金夫人止住哭声，沉思了好一会，方道：“没有，这里没有姓楼的人。”

慕容水云接道：“宾客中也没有。”

柳激烟忽然提点道：“会不会是姓刘的？”

凌玉象拍案道：“对！应该是有的！老夫这就去查查。”

柳激烟喃喃地道：“金三侠临死之前，毕竟说了句重要的话。”

冷血沉声道：“他这句话，可能就是凶手的姓名。”

冷血很少说话，他的话往往都很有力，很决断。

柳激烟比较多话，但他的话，很睿智、很沉着、也很动听。

凌玉象很快地走上楼来，拿着一份名单，叹道：“宾客中确有两个姓刘的，家仆之中也有一位姓刘的。”

柳激烟道：“哦？他们有无可疑？”

凌玉象摇首道：“这两名姓刘的宾客，一名叫做刘亚父，根本不会武功，是当店老板，因常把珍品卖给三弟，所以在这大寿中，三弟才会请他来。此人根本不可疑。”